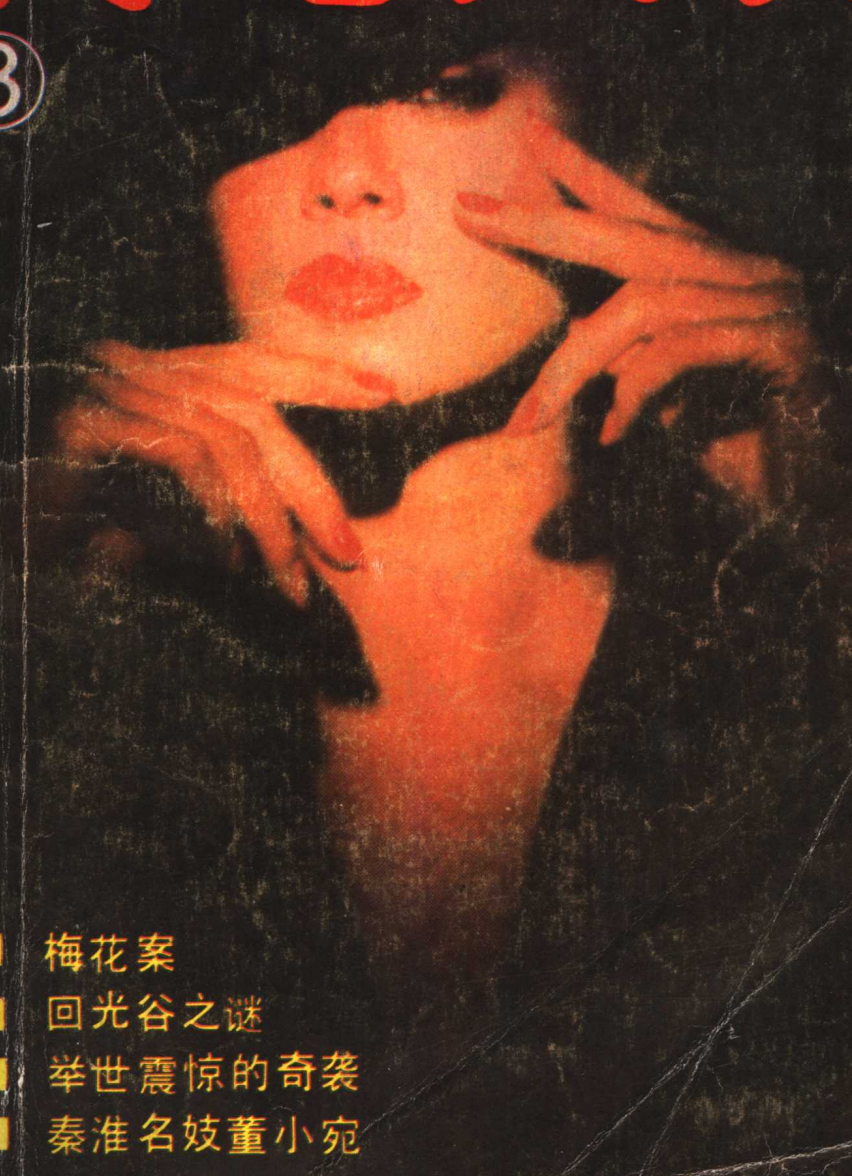


传奇大观

3



■ 梅花案
■ 回光谷之谜
■ 举世震惊的奇袭
■ 秦淮名妓董小宛

传 奇 大 觀

3

时代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西西

传奇大观 本社编

农村文艺丛书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7印张 200,000字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0389·22 定价：0.90元

目 录

侦破小说

梅花案 ····· 齐铁雄 1

这是一篇反映解放初期公安战士破获敌特“梅花”爆炸案的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武林传奇

回光谷之谜 ····· 凌 魂68

相传回光谷中的一块石壁上刻有绝顶武功秘诀。三十年过去了，从回光谷出来的武林高手，有的销声匿迹，有的出家为尼，有的手舞足蹈疯疯癫癫……

海外掠影

举世震惊的奇案 ····· 刘亚洲 107

一位漂亮的德国女郎和其同伙劫持了一架德航班机，迫降乌干达首都，将机上一百多名以色列人扣作人质。摆在以色列政府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然而，以色列人却选择了第三条路……

专业户传奇

摆擂选婿 · · · · · 王奕秋 161

靠山村的万元户刘老汉在新盖起的二层楼前“摆擂选婿”，只见两个后生登上台来，不知胜负如何？

历史人物轶闻

拿破仑的初恋

· · · · · 陈桑 纪秋山编写 167

瑞典皇后德希蕾是拿破仑的第一个情人，二年后拿破仑为了事业上的成就，娶了法国美丽的风流寡妇。但是，拿破仑对他的初恋一直不能忘怀。

古典传奇故事

秦淮名妓董小宛 · · · · 于雁宾 179

秦淮名妓董小宛，忠贞刚烈为后人千古传唱。莫愁湖妙结良缘，杭州城菱花镜散，其间情爱险奇，催泪震心，侠男贞女，惊世骇俗。

梅花集

齐铁雄

引 子

冷夜蹲坑 公安战士经风雨
坟地搏斗 接头特务拼死生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先头部队，把五星红旗插到重庆市抗战胜利纪功碑上，山城从此回到人民手中。

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重庆市公安局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发动人民群众，大力整顿社会秩序，收缴枪枝、弹药、电台，收容散兵游勇，逮捕怙恶不悛的特务，破获了许多重要案件。到一九五〇年夏天，市内已经初步建立了安定的秩序。

就在这时，群众向公安局反映，最近郊外墓地，一到夜晚，时常出现狼嚎鬼叫，群众都不敢上坟扫祭了。

政保处长许信成认为，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坏人造谣，蛊惑人心；二是敌人活动，扰乱治安。于是，他命令侦察科长沈南，带着齐萍和张俊亮，立刻到坟地蹲坑，查清事情真相。

这是一个天阴得比锅底



还要黑的晚上，呼呼的冷风，吹得树动枝摇，哗哗的暴雨，浇得地泞路滑。一道闪电划过，照亮了公共墓地上的座座坟头和块块墓碑；一声炸雷，震人耳鼓，惊人心魄。透过闪电，只见在一块巨大的卧牛石后面，沈南和他的两个助手，正手执短枪，卧倒在泥水中。

沈南，今年二十六岁，中等身材，长得魁梧健壮，椭圆形的脸上嵌着一双浓眉大眼，显得清秀俊俏。解放前，他是重庆地下市委的交通组长；解放后，被调到公安局任侦察科长。他的助手齐萍，是个刚从部队转到地方的年轻姑娘；张俊亮则是个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今天，是他们蹲在这里的第四个夜晚了。

这时，风越刮越大，雨越下越猛，三个人浑身全被浇个响透，再加上冷风一吹，真是透心的凉。他们紧紧地咬着发抖的嘴唇，努力睁大眼睛。可是，除了树木、草丛、墓碑、坟头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难道今晚又白蹲了吗？

突然，从草丛中爬出一只野狼，两眼发出幽幽的绿光。这条野狼象寻找食物似的，四处张望，到处乱嗅。只见野狼走了几步，便向一棵枯树拐去。到了树前，野狼突然直立起身子，伸出爪来，“嘭！嘭！嘭！”拍了三下树干。过了一会儿，“嗷！嗷！嗷！”从一座大墓碑后面，传出三声夜鸟叫。接着，闪出一个人影，向野狼跟前摸去。

“是特务接头，活捉他们！”沈南向齐萍、张俊亮发出暗号。

一道闪电，亮如白昼，沈南看得清楚，从墓碑后面走出的那个人，原来是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这时，“野狼”和女人也发现了情况，这两个家伙一下子分头逃走。沈南、齐萍、张俊亮一跃而起，分别追了过去。

齐萍一个箭步冲上去，伸手抓住了长发女人的衣领。那女人顺势回身，照齐萍脸上就是一拳，齐萍仰面躲过，紧接着又是一个扫膛腿，齐萍一下子被踢倒在地，等她翻身起来，长发女人早已不见了。

枯树前，沈南和“野狼”厮打在一起。这条“狼”真是又凶又狠。他虽然面处绝境，还是手持短刀，拼命顽抗。沈南边打边想，要活捉这个老特务，光硬拼不行，得动点智谋。他们打了几个回合，“野狼”又由守势转成攻势，疯狂地向沈南扑去。沈南卖了破绽，故意装成躲避不迭，顺势倒地。“野狼”一看沈南倒了，便举刀向他猛刺下来。就在“野狼”的刀子快要挨近沈南胸膛时，沈南突然就地一滚，“野狼”扑了个空，刀子深深插进了地里。沈南翻身扑到“野狼”身上，夺下刀子。这时，齐萍和张俊亮也冲上来，三个人七手八脚，一下子就把“野狼”捆了起来。

沈南他们在坟地里蹲了整整四宿，终于捉住了个舌头，个个喜出望外，一身疲劳，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就在这个时候，“喀！喀！”从“野狼”嘴里传出几声咬牙声。凭侦破经验，沈南意识到，这是特务咬碎假牙，服毒自杀。说时迟那时快，沈南对着“野狼”的腮帮子，抬手就是一拳。谁知已经晚了，一股污血从“野狼”的嘴角上涌了出来，“野狼”瘫倒在水坑里，死了。

到手的线索，转眼又被卡断了。

第 一 回

缩小疑点 许处长审战俘

扩大线索 沈科长话前情

许信成坐在办公桌前，一边翻阅着《战俘供词汇编》，一边等待着侦察小组的汇报，不觉已到天明。他闭掉台灯，站起身来，舒展一下疲倦的身子，信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一束绚丽的霞光射到他身上。雨过天晴，阳光灿烂，山河壮丽，空气清新，人民的江山多么美好，那就更需要革命战士来保卫这美好的一切。这位年近五旬的老战士，觉得肩头的担子很重！

“报告！”

许信成一听声音，知道是沈南回来了，赶忙推开门，说道：“快进来吧！”

沈南已经换好了衣服，夹着公文包走进屋来，向处长敬了个礼。

许信成关怀地说：“你们辛苦了！来，坐下谈吧。”

许信成倒了杯热茶，递给沈南。他自己却一边踱步，一边认真听取汇报。当他听到两个接头特务，一个漏网，一个自杀时，一下子停住了脚步，愤愤地说：“敌人真是又狡猾又顽固，想掐断线索！”

“可还是让我们找到了几个线头。”沈南站起来，从皮包里拿出了个纸包，说：“这是从敌人的尸体里解剖出来的。”

许信成打开油纸包，原来是一枚赤金戒指，一个微型胶卷，一张尸体照片。

沈南上前介绍说：“这枚戒指上，铸了个梅花图案，这胶卷上，有十六组五位数字，每组数字中间，都印着个梅花图案；这具尸体的左臂上，也刺着个梅花图案。技术科刚才作过鉴定，这三个梅花图案，一模一样。”

看到梅花图案，许信成想起查阅材料时的一个发现。他拿过《战俘供词汇编》，翻到一页，说：“你看，这份供词里，也提到梅花图案。”

沈南接过一看，这份供词是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严醉的一份交待材料，中间有两处用红笔画过的文字是：

“我听助手K五说过，保密局重庆办事处，有一种特殊的提货单，上面标有梅花图案。”

沈南边琢磨这段文字边问：“许处长，K五是解放前夕被咱们秘密逮捕的大特务黎纪纲吧？”

“正是这个在押特务。”许信成说：“我上个月查过黎纪纲的供词，他隐瞒了这段罪行。”

沈南思忖一下，说：“许处长，这么些疑点都集中到梅花图案上，我看就从这下手。”

政保处长许信成边踱步边听，他突然停下脚步，说：“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别忙，俗话说，欲知山中事，需问打柴人。走，咱们到看守所去提审黎纪纲。”

许信成和沈南走出办公室，一辆美式中型吉普车停在门口，他俩钻进车里，只听一声“笛！笛！呜——”中吉普象离弦的箭，直向城西奔去。十分钟之后，中吉普停在老街三十二号的大铁门前。

许信成和沈南都熟悉这个地方。解放前，这里是伪国防部保密局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你别看铁门上横写着两个漂亮文雅的篆字——“慈居”，大墙里面却是特务拷打群众，屠杀共产党员的魔窟。历史的车轮并没有随着强盗的意愿转动，反而嘲弄了这群小丑——“慈居”两字上面，挂了块木牌，新写的两个正楷字是：“监狱”。昔日在这里发号施令、称王称霸的人，如今成了这里的囚犯。

看守所长把许信成、沈南让进办公室，问明来意，立即打电话给牢房，叫两个战士把黎纪纲提来。不到一袋烟的工夫，两个战士押着囚犯走了进来。

沈南一看黎纪纲的面目，心里暗暗吃了一惊。这个家伙有二十六、七岁，中等个头，鸭蛋型脸，相貌跟自己颇为相似。要不是那浓厚的胡须，蓬松的头发和一身破旧的国民党校官服，标明他是一名长期监押的罪犯，准有人以为他是我的孪生兄弟。

黎纪纲坐在一个凳子上，沈南摊开了记录本，审讯开始了。

许信成问道：“黎纪纲，这些天反省的怎么样？有什么新的交待吗？”

黎纪纲答道：“凡我所知，无一遗漏，该交待的全交待了。”

“交待完了？”许处长走到他面前，两眼射出锐利的光芒，厉

声说道：“哼！你还有隐瞒！”

黎纪纲的眉头稍一紧皱，立刻恢复了正常，他狡辩说：“哎呀，首长，我是死有余辜的罪犯，正在争取宽大处理，说我隐瞒，实在是冤屈呀！”

许信成冷笑一声，单刀直入地捅到他的痛处：“你还见过一种提货单？！”

“什么样的提货单？”

“上面标有梅花图案！”黎纪纲一听这话，密密麻麻的汗珠，立刻从他的额头上冒了出来，他赶忙说：“让我想想看。”他假装低着头，思索片刻，又抬起头来，“噢”了一声：“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蒋介石由台湾飞到重庆，召集紧急会议，亲自部署撤退前的大破坏与大屠杀。会后，单独召见了保密局重庆办事处处长贾鸣川，据说交待给他一项特殊的任务。严醉与贾鸣川貌合神离，互相猜疑。他为了摸清特殊任务的内幕，叫我去侦探。我偷看了贾鸣川的皮包，见到一张标有梅花图案的提货单。货单上写着，从国防部四厅军械仓库，提取两百吨烈性炸药，一万里地下电缆。”

许信成又追问一些其它细节，见黎纪纲没有说出什么新问题，便叫战士把囚犯押了下去。

两百吨烈性炸药，一万里地下电缆，这么多危险物资下落不明，可是个重要大事件哪！他俩感到敌情严重，便匆匆离开看守所，驱车急返，立刻向上级作了汇报。领导上对这个案件也非常重视，当天下午，张局长便在市公安局二楼会议室，亲自主持了“梅花案”侦破讨论会。会上，大家初步统一了三点认识：

一、几个梅花图案都一模一样，这可能是敌人的一个暗号或者什么标记；

二、尽管十六组五位数字还没有破释出来，但可以肯定，这是敌人急于传递的机密情报；

三、要找到两百吨烈性炸药，一万里地下电缆的下落，必须

首先找到贾鸣川及其同伙。

可上哪儿去找贾鸣川呢？大陆解放后，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不是逃到台湾，就是侨居海外，就算他潜伏下来，也不会抛头露面，找这样一个人，真比在大海里捞针还难哪！

这个难题一经提出，本来很热烈的会场，一下子冷落下来，大家都默不作声了。

坐在墙角的齐萍，一直没有发言，她手拿铅笔，象个画家似的，在记录本上勾画着一个人物头像。

张局长好象是为了调解一下会议的沉闷气氛，笑着说：“大家都不说了，该咱们的半边天发表意见喽！齐萍同志，谈谈吧！”

许处长知道齐萍是个腼腆姑娘，突然被局长将了一军，一定会急得脸红脖子粗，谁知齐萍却大大方方地站起来，说：

“我想咱们不能一条道跑到黑。找炸药、电缆也不一定先找贾鸣川……”

张局长立刻问：“你想先找谁呢？”

“找她！”齐萍举起手中的记录本，一个长发女人的素描画像展示在大家面前：“这个长发女人，是昨晚接头的特务。我根据当时的印象，勾画出了她的头像。只要她再露面，就跑不了她！”

齐萍的发言，启发了大家的思路，沉默的会场，立刻又热烈起来，画像在同志们手里传来传去。当传到许信成和沈南手里的时候，他俩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下，画面上的姑娘圆脸颊，尖下颏，高鼻梁，左眼角有一个惹人注目的黑痣。这是多么熟悉的面孔啊！许信成琢磨了一会儿，问沈南：“你看，象不象她？”

沈南拿过画像，又仔细看了半天，点了点头，肯定地说：“是她！”大伙一听都惊喜地围拢过来，齐问：“她是谁呀？”

许信成点着支烟，才说：“她叫贾婉梅，是贾鸣川的独生女儿。去年夏天，沈南同志曾经救过她的命，和他们父女打过交道。”

张局长见这个人与案情关系密切，便叫沈南把事情介绍一

下。于是，沈南掐灭了烟卷，讲起了解放前的那一段往事：

这还是解放前半年的事。当时我在重庆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做学运工作。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接到“交通”转来的紧急通知，让我到牛角沱渡口接头。在渡口的候船亭里，见到了许信成同志，他悄悄告诉我，今天在这儿搞个特殊行动。因为我水性好，上级决定让我担任主角……

明确了任务，我便喝着茶水，耐心地等待着。六点钟刚过，码头上出现了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姑娘。她红扑扑的圆脸，高翘的鼻骨，左眼角上有颗明显的黑痣，头上戴了个大檐凉帽，身穿连衣裙。我知道，这就是我们捕捉的目标——贾婉梅。

我随后起身，跟在贾婉梅左右，登上了渡船。渡船满载着乘客向对岸驶去。眼看要到码头了，渡船忽然向左一偏，乘客们都向左舷拥去。站在贾婉梅身后的几个乘客，好象收不住脚，猛地向前一拥，一下子把贾婉梅挤进了江里。

“有人落水！”乘客们惊呼起来。

“救命啊！”贾婉梅在波涛中挣扎，呼喊。

许信成捅了我一把。我立即纵身跳进江流，游到贾婉梅身边，抓住她的一只胳膊，把她托出水面，一直救上码头。

就在这时，一辆黑漆轿车，飞快驶来，停在码头上，从汽车里走下一男一女。那男人，有五十来岁，一脸横肉，穿一身西服，戴顶礼帽。那女人有四十多岁，穿一身粗布衣裤，象个佣人。这就是贾婉梅的爸爸贾鸣川和佣人刘妈。

贾鸣川站在人群中间，听着群众七嘴八舌地议论。半晌才说了一句话：“刘妈，把小姐扶进车里。”

女佣人搀扶着贾婉梅，坐进了汽车。

贾鸣川走到我跟前，皮笑肉不笑地说：“谢谢你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这是我的一点谢意，请收下。”

我推开他手里的钱，说：“救人出难，是应该做的，您的好意我领了。”

贾婉梅从车窗伸出头来，娇声细气地说：“这多少是我爸爸的一点心意，您不要嫌弃呀！”

我对贾婉梅笑了笑，说：“施恩图报不是君子。小姐，你错看我了。”

车门打开了。贾婉梅跑过来，拉着我的手说：“那您就留个巷门姓名吧。”

许信成挤到人前说：“这个青年住我家对门——林森路一四七号。”

贾婉梅说：“好，改日我一定登门面谢。”说罢，和她爸爸一同钻进车里，“笛！笛！”响了两声喇叭，黑轿车鸣的一声开走了。

当人们散去之后，我对许信成说：“我这个角色真难唱啊！”

许信成笑着说：“这仅仅是个开场，好戏还在后头呢！”

贾婉梅从江边回到家里，没过几天，果然到林森路一四七号找我，我根据许信成同志的指示，带了些礼物，去她家回谢。

这是一个有围墙的独院，一幢二层白楼隐在树丛之间，显得格外幽静。

我们在会客厅里坐了一会儿，刘妈回下话来：“小姐，老先生说他工作繁忙，请您代他酬谢这位同学，这是谢金。”说着，递上来一大叠钞票。

贾婉梅丢了面子，急切地问：“怎么，我爸爸不见？”

我说：“令尊大人既然工作繁忙，我就不打扰他了，替我谢谢他的好意，告辞了。”

贾婉梅拦住我说：“先生，你不能走！我就去见爸爸，一定请他出来见您。刘妈，你替我招待客人。”

贾婉梅上楼去了。刘妈给我倒了一杯茶，说：“先生，请用茶。”

我说出了接头暗语：“请问，这是什么茶？”

刘妈一边递过茶杯，一边大大方方地说：“江西名茶——庐山云雾。”

我看着杯中茶叶，自言自语地叨咕：“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啊！”

刘妈抖开印有东海日出图案的毛巾，兴奋地说：“君看鄞水太阳红。”说完暗语，我一把抓住刘妈的手高兴地说：“刘妈妈！”

刘妈急切地问：“同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小声说：“党组织让我听你汇报。”

刘妈往楼上瞅了一眼，说：“党组织通过陈教授，把我转到贾家伺候小姐，一年来还没引起他们父女的怀疑。这个姑娘在念大学，很善交际，她爸爸贾鸣川的公开身份，是香港一家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实际上他是军统局香港情报站站长，前两天他突然从香港飞回来，整天忙于会议，本人闭门谢客，不知搞什么名堂？”

我向刘妈传达了上级指示：“重庆就要解放了，我们要防备敌人垂死挣扎。上级要你注意贾鸣川的行动，也可以设法跟随他撤退或潜伏。另外，还有个好消息，你失踪的女儿舒霞还活着。”

刘妈惊喜地问：“你见过她？”

我告诉刘妈：“舒霞就押在老街三十二号，二处的监狱里。”

这时，楼上有轻微的关门声，刘妈说：“他们来了。”我又坐下独自喝茶。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贾婉梅扶着她爸爸走下楼来，娇滴滴地说：“先生，我爸爸看您来了。”我迎上前去，施了一礼，说：“学生拜见贾老先生。”

贾鸣川说：“我因公务繁忙，慢待你了，请原谅。”

我和贾鸣川坐个对面，他那一双贼眼直盯着我。一阵寒暄之后，又是一阵客套。我接头任务已经完成，敷衍了几句，便借口晚上有功课，起身告辞了。

这时一直躲在门外的刘妈，拿着事先预备好的一枚证章走进来，对贾婉梅说：“小姐，这是我在门口拾到的，可能是方才那位同学掉的，你还给他吧。”

贾婉梅接过一看，并不是重庆大学的校徽，圆牌上是四个英文字母：“S、A、C、O”，她有些迷惑不解了。

贾鸣川拿过证章一看，眉头皱起一堆疙瘩，沉吟了片刻，对女儿说：“这是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简称。”贾鸣川冷笑一声，恶狠狠地说：“哼，原来是他！居然搞到我头上来了。”

“爸爸，你见过他？”

“有些面熟。就是他！在三年前的‘四·一’节，在嘉陵新村B6号的授勋大会上，他获了总裁亲笔题名的一支佩剑。”

打了这么半天糊涂语，贾婉梅还是不知道他是谁，便急切地问：“他到底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贾鸣川自信地说：“他就是西南特区区长严大麻子的心腹，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代号K五，名叫黎纪纲。”

介绍到这儿，沈南哈哈大笑道：“这个贾鸣川疑神疑鬼，错把我当成黎纪纲了！”

张局长和同志们听完沈南的讲述，一致认为，要破获这个梅花案件，必须要找到贾婉梅。

第 二 回

顺蔓摸瓜 战士侦察跳舞场
见风使舵 女谍行刺酒吧间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外的收获使案情有了突破。电侦小组截获了一份密码电报，尽管电文还没破译出来，但测定仪指出，敌人的电台方位是在珊瑚坝附近。于是，侦察小组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地区。

珊瑚坝街口，有个孔雀台跳舞场。这天晚上，舞场内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迷人的舞曲，在大厅里回荡，对对舞伴，随着旋律，翩翩起舞。身穿旗袍的齐萍，和着西装的张俊亮，也混在其间。舞场的右侧，是用几架白纱屏风隔成的休

息厅，休息厅靠墙摆着一些竹桌、藤椅，供舞迷们冷饮休息之用。

过了一会儿，突然从门口走进一男一女，穿戴打扮朴素大方，他们拣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

老板娘是个四十开外的胖女人，她见来了主顾，便笑着迎了过去。

那女人问道：“有什么好酒吗？”

老板娘指了指酒柜，夸口地说：“瓶里生竹叶，杯中落梅花，天下名酒，一概俱全。”

女人压低了声音说：“我想买瓶五味子酒。”

老板娘也小声答道：“五味子酒我这没货。听说国泰影院郎老板那儿还有存货。”

“我找过郎老板，他不在家。这两天气候不好，老爷子的病犯了，急等这五味子酒下药呢！”

老板娘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赶忙点头答道：“急等下药？那我就设法弄瓶五味子酒吧！”

站在桌旁的那个男人，咳嗽了一声。老板娘回头一看，迎面走来一个漂亮标致的青年。他穿身白西服，颈下打了一条黑领带，脚登尖皮鞋，嘴里叼着一支雪茄烟，举止潇洒，神态高傲，看样子不是归国侨民，也是个留洋的富商。

他就是化装到这里侦察的沈南。

老板娘笑脸相迎：“先生，这边坐。”

“谢谢。”沈南彬彬有礼地回答道，“老板娘，来瓶白兰地。”

坐在桌子那边的一男一女，交换了一下眼色，慢慢站起身来，并肩走进舞场，挽手跳舞，几个快步，就混进人群不见了。

齐萍见沈南手举酒杯，知道有了情况，赶紧过来，沈南向她施礼邀请，二人也下场跳起舞来。

灯光柔和，舞曲悠扬。舞伴们低头不语，陶醉在幸福之中。然而沈南他们却瞪着眼睛，象猎人寻找目标一样，穿梭在人群中